



四庫全書

薈要

【集部】

吉林人民出版社

乾隆
御覽本

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第十九冊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五

詳校官慎補遺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五目錄

唐



論佛骨表

禘祫議

復讐狀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欽定四庫全書

原道

守戒

師說

張中丞傳後序

爭臣論

答李翊書

答劉正夫書

與孟尚書書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與祠部陸員外書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送浮屠文暢序

送鄭尚書序

送齊暉下第序

送許鄖州序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三十五目錄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五目錄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五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唐

韓愈

字退之鄖州南陽人歷官吏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諡曰文

論佛骨表

憲宗迎佛骨入大內留三日乃送佛骨王公士庶奔走贊歎愈時為刑部

侍郎上

表極諫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三十五

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

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
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
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
下事佛新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
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
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
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
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三十五

二

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馬伏
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
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
寺觀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
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
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
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
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

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
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
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為
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唯恐後時老少奔波
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嚙身以
為供養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
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
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三十五

三

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
政一見宣政殿名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
感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
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
令巫祝先以桃茢被除不祥桃鬼所惡茢草莠以掃不祥左傳義公如楚楚康王
幸楚人使公觀濫公使巫以桃茢先祓賁楚人悔之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
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
不舉其失臣竇趾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

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

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

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

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

帝祐議

時陳京顏真卿李嶧柳冕裴樞仲子慶
韋武陸淳姚南仲王紹王權等各獻議

惟願真卿與愈合此議中
所排五說即諸人議也

右今月十六日勅旨

時貞元十八年

宣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

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

欽定四庫全書

新唐書文苑傳

卷三十五

四

以陛下孝追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

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

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

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

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

司勳員外郎裴
郁等議武德始

立四廟追諡皇高祖曰宣簡公皇曾祖曰懿王皇祖曰

景皇帝廟號太祖皇考曰元皇帝廟號世祖開元中乃

合食於太廟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

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

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

左庶
子李

臣又以為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

土封為壇除地為
墠○墠時戰切

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

毀祫則陳於太廟而享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

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

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

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

員外郎裴樞曰
建石室覆園以

藏神主至禘祫

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
之時則祭之

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

祖之靈眷顧依違不即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

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

考功郎陳京同官尉仲子陵等
議天寶二年加號涼武昭王曰

臣又以為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

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

大祭固不可為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

吏部郎中柳冕

等十二人議

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

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去墀為鬼漸而之

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定公九年公羊傳曰非禮也宮

廟即遠有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

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

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

可故臣博採前聞求其折中以為殷祖玄王商頌玄王桓撥注曰

契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

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

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

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

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懿宜居東向之位景皇

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

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

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禮儀

使顏真卿議曰太祖景皇帝以受命始封之君處百世

不祧之廟至禘祫之時暫居昭穆之位屈已伸尊實太

祖明神宗之意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三十五

六

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採粗合天心

斷而行之是則為禮如以為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

得失庶有發明謹議後卒從尚書王紹等議正景皇帝

禘祫就本室饗之凡二十年而後決○朱子曰韓公本

意獻祖為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懿祖之主則

當遷於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次列於諸室四時

之享則唯懿祖不與而獻祖太祖以下各祭於其室室

自為尊不相降殿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禘祫則唯

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相

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常少者

也韓公所議深得孝子慈孫不忘所自生之本意可為

萬世通不但可施於一時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三十五

七

復讐狀

元和六年九月富平縣人梁悅為父報

讐殺人以其中冤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

於天性志在殉節本無求生寧死不經持從

減死宜決杖一百配流

隋州愈於是獻議云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讐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

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

辨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

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讐見於春秋公羊傳

父不受誅子見於禮記

禮弓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

復讐可也

仕弗與共天下也過又見周官
周官謂人凡殺人而義者今勿讐讐之則死

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讐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義宜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通古文淵鑒
卷三十五
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讐也此百姓之相讐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讐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復讐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

將復讐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讐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旨矣謹議
梁悅事舊唐書見於憲宗紀刑志新唐書見於孝子張瑋傳
自太宗至是復讐者七人原者三不原者四悅其一也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德宗貞元十九年自正月至五月不雨七月以開補

饒罷吏部選禮部貢舉愈時為四門博士抗疏論列

欽定四庫全書
御通古文淵鑒
卷三十五
右臣伏見今月十日勅今年諸色選舉宜權停者道路相傳皆云以歲之旱陛下憐憫京師之人慮其乏食故權停舉選以絕其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臣伏思之竊以為十口之家益之以一二人於食未有所費今京師之人不啻百萬都計舉者不過五七千人并其僮僕畜馬不當京師百萬分之一以十口之家計之誠未為有所損益又今年雖旱去歲大豐商賈之家必有儲蓄舉選者皆齎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今若暫停舉

選或恐所害實深一則遠近驚惶二則人士失業臣聞古之求雨之詞曰人失職與然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今緣旱而停選舉是使人失職而召災也臣又聞君者陽也臣者陰也獨陽為旱獨陰為水今者陛下聖明在上雖堯舜無以加之而羣臣之賢不及於古又不能盡心於國與陛下同心助陛下為理有君無臣是以久旱以臣之愚以為宜求純信之士骨鯁之臣憂國如家忘身奉上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傅說周文王之舉太公齊桓公之拔甯戚漢武帝之取公孫弘清閒之餘時賜召問必能輔宣王化銷殄旱災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歲受祿粟苟有所知不敢不言謹詣光順門奉狀以聞伏聽聖旨

原道

真德秀云程正公曰退之晚年為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因學文曰求其所未至遂有所得如云軻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臨製前人非鑒空撰出必有所見若無所得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又曰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語言雖有病然自孟子以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又曰孟子而後却只有原道一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三十五

十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三十五

十一

篇大意儘近理又曰原道云孟子醇乎醇又曰荀揚擇不精語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朱文公曰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或問揚子韓子優劣曰各有長處韓公見得大意已分明如原道不易得也揚子之學似本於老氏如清淨淵默之語皆是韓公綱領正却無近老氏說話又曰原道中說得仁義道德極好問定名虛位之說如何曰後人多識議之某謂如此亦無害蓋此仁也此義也便是定名此仁之道仁之德義之道義之德則道德乃總名乃虛位也且須知此語為老氏說老氏謂夫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所以原道云吾之所謂道德合仁與義言之也程朱二先生有取於原道者如此惟發端二語則程子嘗曰仁是性愛是情豈可專以愛為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國博愛然便以愛為仁則不可而朱子亦曰韓愈云云是描情為性又曰仁義皆當以體言若曰博愛曰行而宜之則皆用矣又曰以博愛為仁則未博愛之前將非仁乎問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曰此是說行非是說道體問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曰此是說行道而有得於身者非是說自然得之於天者也子者即二先生之說而參玩之則此篇大指瞭然於胸中矣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

之也其見者小也

老子大道廣有仁義

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

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子子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

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

吾所謂德也

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又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凡吾所謂道德云

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

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

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

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十三

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

主異端者

必以聖人為奴附異端者必以聖人為汙

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

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

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

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

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

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

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

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

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

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

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鳥獸而處之中土寒然

後為之衣饑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

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

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

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壹鬱為之政以率其怠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十三

勸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

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

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

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

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甲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

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

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

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

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易也

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

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

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其人其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

鯨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守戒

自安史亂後河南河北地裂為七八蔡地最近成德淄青連結為據所謂通都大邑

介於屈強之間而不知為之備者也篇終曰在得人及幾度平蔡而愈之言驗矣

詩曰大邦維翰

大雅板之篇

書曰以蕃王室

微子之命

諸侯之於

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

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柴棧

棧音絢也

而外施畜奔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為盜則必峻

其墻垣而內固扁鑄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三十五

七

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而

不知為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

不能焉豈材力為有不足歟蓋以為不足為而有不為

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為材力不足者次之不足為

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

聞矣彼之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縣地則千

里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

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異天下之

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

知而不為之備乎哉責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

胡通曰

狐疑不如童

孟賁之

子之必至

魯難之不期蜀難之不支

蜀難大者曰

難小難也莊子越難不能

伏禍即魯難同能之矣

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三十五

七

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

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

聞本無此五字非是

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

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

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

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

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

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

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耻師
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若非吾所謂
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鮮或師焉或
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
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
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
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
之人君子鄙之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
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苴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
及孔子孔子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
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
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
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張中丞傳後敘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
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三十五

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

遠豐官人玄宗召拜雖又陽太守城陷與巡俱死

不載雷萬春事首尾

萬春事巡為偏將令孤潮團雍丘萬春面中六矢不動

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

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

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

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

大歷中巡子去疾上書以遠使國威使

巡功業墮敗請追奪遠官爵詔下尚書省去疾與

許峴對簿百官議二人忠烈不可妄輕重事乃寢遠誠

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

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

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

玄宗幸蜀令孤潮以書招巡大將六人白巡主上存亡未

可知不如降

賊巡斬之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眾必以其言為

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

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

蒙愧耻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

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

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三十五

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當時有謂二公當去之大郡者愈特辨其不然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阻遏其勢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三十五

子

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

司馬光曰賊知巡善用兵不減巡不敢越過其南雖陽今

歸德府治

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

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

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

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

時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荊州大都

督立廟雖陽號雙廟

其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

賀蘭也

霽雲頓丘人時賀蘭進明以重兵守臨淮故巡遣霽雲乞援

賀蘭嫉巡遠之

聲威功績出已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

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三十五

主

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歷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廩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編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

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
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
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
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
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
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
揚揚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
後於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
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
理為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三十五

爭臣論

陽城字亢宗北平人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為集賢寫書吏寓諸官書六年成

進士隱中條山遠近慕其德行多從之學徙居隰州李泌為陳說觀察使聞城名泌入相薦為著作郎德宗時拜諫議大夫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
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
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

為諫議大夫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

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

陽為陳官人仰望其風采

曰必能以死奉職而城與二弟

日夜痛飲人以虛名識切之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

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

恒卦六五恒其

德貞婦人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

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

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

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仕之心則冒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三十五

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

盡上九象

曰志可則也蹇六二象曰終无尤也

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

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

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

之秩也問其政則曰吾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

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

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

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
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
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
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
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
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
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招請勉故雖
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三十五

五

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周

君陳

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

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
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
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
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
臣天子有不憚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
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

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
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
啟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
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
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閱其時之不平人之
不入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
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煖而墨突
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
卷三十五

五

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
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
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陰陽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
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
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
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
許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
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

國語柯陵之會畢襄公見國武子其言盡襄公曰立於
淫亂之間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魯成公十八
年齊人殺武子招亦音翹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

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
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
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
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
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後裴延齡逐陸贄等城守
延英閣上言帝欲相延齡
城顯語人曰果爾吾當取白麻裂之哭於
庭延齡卒不相城之力也蓋有感於此文

欽定四庫全書

新通古文淵鑒

卷三十五

答李翊書

貞元十八年陸修佐主司權德輿於
禮部愈薦翊於修翊用是其年登第

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
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
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
足以知是且非耶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生所謂立言
者是也生所為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
志斷勝於人而取於人耶將斷至於古之立言者耶斷
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斷至

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
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
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
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
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
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
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
之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

欽定四庫全書

新通古文淵鑒

卷三十五

五

為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
緣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
於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
見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
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
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
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
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